

地震孤雛 裂土種奇蹟

調查報導

廿年前那一場大震 爸媽走了，童顏碎了 七千個日子後謝謝有你 134顆漂流的心，終於泊了岸



目睹震災的慘狀，南投縣中寮鄉的小男孩哭紅了眼，雙手合十為去世的人祈禱。本報資料照片

記者洪欣敏／調查報導

廿年前的九二一，一場強震瞬間讓全台灣三、四個孩子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，廿年後，他們還好嗎？一路陪伴這群孩子的記者表示：「沒有歸屬感的痛，是大多數孩子成長中最大難題。」

兒福統計，這一百多位失親兒，滿十八歲的只有十七人，最小的三位僅滿兩月，連各縣是怎麼處理都完全沒完。兒福中心區辦事處主任施靜芳觀察，一年和數十個孩子，遇到的適應問題更大，慶幸的是，經過時間磨合，多數孩子已能學與老天和氣，目前只剩三位未婚妻，兒福每個已結案的孩子是「畢業」了，代表他們已走過生命最艱難的階段，開啟新的人生。

電話那頭：這不是我的母親節

談起廿年的陪伴歷程，施靜芳永遠記得每次母親節，一個孩子打電話給她，什麼都沒說，只是一直啜泣，話筒裡不時傳來啜泣聲，原來孩子躲在公共電話亭，哭到最後，孩子終於開口：「這不是我的母親節。」

施靜芳說，多數的失親兒因為年紀小，生命轉機只有父母，社工得花更多時間，才能幫他們從黑暗帶向光明。

秀秀母親：沒有歸屬感是最痛

今年卅歲的秀秀（化名），十年前被問到九二一那一夜，總是淚流不止，如今已能坦然面對，分享心路歷程。「九二一剛發生時，我不吃不喝，覺得好痛苦很沒意義，疼我的人離開了，為什麼要留我在世上？」

秀秀住在南投縣草屯鎮，地震當晚，睡下鋪的床，以為弟弟是作惡作祟在搖床，發現地震，趕緊與哥哥、弟弟往外衝，三兄妹衝出來了，父母卻被埋住在廢墟中，再也沒醒來。

父母離世時，秀秀是全家族最孤的小幫手，父母離世後，好長一段時間她不敢

意再重啟，因為對她來說，一家人溫馨吃飯的感覺早已不再。她也鮮少和同學吃自己的東西。

談起自己的遭遇，她已能坦然面對，「我後感學到的是要勇敢，老師告知全班同學她是九二一受害者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同學總是嘲笑她，沒有爸爸媽媽，讓她更加閉關心門，甚至埋頭地下她離開的父母。」

「我很感謝兒福的社工一路陪伴，還有丈夫和婆婆，重新給我的溫暖。」父母離世時，歲歲的秀秀，曾以為不會有人再像父母一樣愛她，現在回想，她相信老天是公平的，雖帶走至親，但也再給她一個美滿的家庭，和亦師亦友的社工們。

施靜芳說，失親兒成長過程中，很多時候不願意和不熟悉的人、朋友提起過往，「因為不想和別人不一樣，不想被同情，更不想我痛徹心扉」，成為茶餘飯後他人人口中的鹹酸人生；社工陪伴孩子是要讓孩子知道：「你的擔憂和害怕，我懂。」

阿盛拭淚：堅強是最後的孝順

另一位失親兒阿盛，受訪時總帶著笑，用開朗的語氣來記憶父母，偶爾會偷偷擦眼角，但下一秒又再露出笑容。過去廿年，阿盛很努力往前走，因為他總想「如果是我躺在那裡，見兒子這麼難過，我走不開」，不讓父母掛心，是他最後的孝順。

廿年了，當年的失親兒許多都已結婚生子。施靜芳說，組成自己的家庭對這些孩子很重要，代表他們終於有了歸屬感，少子化時代，些失親兒卻選擇生三個孩子，「就是希望找回兒時大家庭的感覺。」

施靜芳坦言，回看廿年前「最大的挑戰是要怎麼幫孩子釋懷光明」，在引導過程中，有時候社工自己「卡關」，反而是孩子的樂觀帶給社工成長，有孩子就會反過來鼓勵她：「災難無常，我們要把把握當下，讓她至今難忘。」

淚水 澆灌的重生

20年了，傷痛已漸漸變淡，回憶當年，想問問當初的你們，過得還好嗎？（寫一封信給921／讀者：序號）

天亮之後
921震殤20年



當年九二一地震，一張騎著木馬小女孩的照片，孤單地擺在廢墟中，更映襯天災無情，稚兒何辜！
本報資料照片

數位專題 寫信給921



曾以為世界在那一夜崩毀
但，災難讓我勇敢！

幽暗中的光

打火弟兄手抓腳爬進地底
憾，不能救更多人！



家剩一台琴：她在棺材旁彈奏

記者江良誠／調查報導

「九二一它完全改變我的生命，音樂老師謝雙（上圖）記者江良誠攝影）曾以為她的世界就在那夜崩毀，廿年後，她感謝九二一給了她上人生最寶貴一課，「變得勇敢，懂得沒有害怕的條件。」

「重慶只是家園還有人心，謝雙說，「活著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」，現在的她「把每天當成最後一天就是，因為錯過也許就沒有重來機會。」

九二一之前的謝雙是音樂系的班長，短短的「一百零二秒」開餐成了難題，「保存一台鋼琴孤伶伶的處在斷垣殘壁中，她還記得「因為工廠爆炸當晚整片天是紅的，感覺像是世界末日。」

「你沒想過發生什麼事，世界像是停止靜止的時間沒有任何意義」，五十一歲的謝雙說，「直直過了好多年，才敢「回憶」當晚的片段，在談起災後日子，「別人是從零開始，我們卻連遺憾的能力都沒有」，謝雙把僅剩的鋼琴賣了二萬

元，雇朋友介紹到喪家伴奏，求區殘破仍待復建，靈堂前在廢墟旁，只能硬著頭皮在棺材旁彈奏。有次她到重慶區中區，看到一家人同時出殯，這樣的慘狀讓她印象深刻，慶幸自己雖然家毀，但丈夫陳文和兩個兒子都還活著。

伴奏日子持續一年，謝雙嘗試走不同的路，開設音樂教室並組成樂隊，但丈夫始終走不出來，「因為他最捨不得的是他全部心血」；謝雙說，但當時她覺得丈夫不夠勇敢，「我只要你活著，為什麼連這一點都不堅持」。抑鬱的丈夫後來二度中風病倒，她說「這對我傷害比九二一還大」，有好些年她對閉口，靠著信仰撐過來，選擇負傷。

現在的她，以音樂撫慰人心，去學校教課，教各樣的樂器，還編寫教材，出了八本樂刊，兩本小朋友啟蒙的書。她說「感謝九二一，讓我變成現在的自己，讓她在生命的幽暗中看到更多希望的光，只要努力就有未來。」



救命一雙手：他挖到屍水噴眼

記者劉明岩／調查報導

廿年前參與彰化員林「龍形量名園」大規模的防小隊長何文進（上圖，記者劉明岩攝）人非，但他總是刻意低調，「深恐傷及信譽。」

為了救人，他像拚命三郎，眼睛會噴淚水噴噴，「翻到左眼，我看到右眼」，長達一個半月搜救，看到一具具屍體大體，「為何不能救更多人出來？」

因為自責，他患了創傷後症候群，卻不敢告知家人。回台九二一，柯文進說，他才知在台北的救助訓練，回到員林，林家裡已是午夜零時，洗完澡才上床，忽然聽到慘叫，「直覺這是場大火災難」，立即拎起背包，丟下滿臉驚恐的家人，趕回隊部。

「龍形量名園倒塌時，多人受傷，柯文進說，在探險隊照下，看到四棟大樓倒塌，一到五層壓在地下，哀號聲不絕，「簡直是地獄景像」。雖然

裝備不全備，隊員們仍冒著餘震餘災衝進斷垣殘壁裡。一聽受困者呼救，就開到地下，但空間不足，只能等待救援，這時卻聞到地下，停屍場，擔心造成更大的危險。柯文進與三名隊員，一個抓著一個的後背，往一爬」。他聽到停屍場隊員失敗，只剩他一人，待援滅火隊往上爬時，才發現沒有人的腳可抓，地底一點光都沒有，沒了方向感，「彷彿全世界只剩我一個人」。掙扎過程中，他聽到知微呼吸聲，「搶一線生機的欲望極度湧現」，但沒有大型破拆器材，必須等待。他與隊員輪流替受困婦人補水、打氣，五小時後，救出。

柯文進說，「睡夢中不時看到我求求救」，長期失眠，只好靠酒精麻醉，但想「這樣下去不是辦法，於是選擇「從頭開始，就從哪裡站起」，請消防隊特種搜救隊，若搜救轉機及體能消耗尋求後援，終於走出幽暗，找回更自信的自己。」

20年了，傷痛已漸漸變淡，回憶當年，想問問當初的你們，過得還好嗎？（寫一封信給921／讀者：序號）